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六十三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篇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通志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極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管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晉書卷六十三卷

歷代五

晉

元帝

按晉書元帝名譽宣帝曾孫或曰世復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於惠懷為一拜從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明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

曾有中原志牧拾遺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人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

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

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

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在望不輕矣而瑯

元帝不能中興

祖  
擊  
江

邠之入建康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  
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家塵乞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  
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  
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  
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家塵  
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遽巡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  
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  
君友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  
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  
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釁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驚  
君臣之義念國家之難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豈正

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何強自立於群雄之間  
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救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

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集覽懷帝按晉書懷帝  
名熾惠帝弟武帝

二十五子兄弟相若存者三人熾其一也初為皇六弟惠帝中壽  
乃即位末喜未劉聰攻陷洛陽執帝歸平陽尋紘之在位六年卿

卿之入建康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以卿卿王睿為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帝以家塵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聞

勤王之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孤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愍帝按晉書愍帝名業景孝王

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索綯迎入雍州晉足等奉為  
皇太子已而即位于長安漢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為懷安侯尋遇  
害在位四年祖逖擊楫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帝以祖逖為豫  
州刺史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聲蹴起曰此非  
惡声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比伐之志乃與愍兵干  
人不給鎧仗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神州板蕩事物紀原云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通典  
於周制方百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獨考王嬰古今  
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脚帝王之宅聖人  
所也故今呼京都為神州蓋本於此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通鑑

歐陽修與四年丞相春開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履甲冑後一四  
方刻以此征以曹建稽期斬督運念史淳于伯刑者以刀試柱血  
疏上至柱未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王敦按晉書敦字處仲  
卿瑯琊沂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  
與從弟導同心相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  
興初拜侍中入將軍江州牧既而持功疑貳求冒元年謀反舉兵  
武昌以誅刀協為名大寧二年復  
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溫嶠

按晉書嶠字太真大原祁人父詹河東太守詹博學  
能文風儀秀整為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

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  
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溫太  
真晉  
臣室名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  
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  
孝友篤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  
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是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  
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

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  
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  
進僥倖投言曹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其乎或曰使  
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  
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  
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  
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  
夷叔齊不受其國天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  
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于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  
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  
烈如此澤盡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  
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  
矣集覽絕裾之事通鑑晉元帝時平此將軍劉琨琨温嶠為參軍  
喬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  
亂不獲歸葬縉紳誦之徐元直之事按漢書徐庶字元直出處見  
前委質為人之臣左傳傳二十二年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  
策屈勝而君事之服履曰委棄其刑  
質而君事之亦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按晉書榮字昶即人廋孫父穆宜都太守榮神識頗悟  
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郎中歷尚書郎廷

尉正後元帝伐江  
東以為散騎常侍

**賀循**

按晉書循會稽山陰人操尚清厲建武初拜太常朝  
廷疑滯皆咨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

定為當  
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  
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道**

**謝安**

按晉書安陽夏人繼從子父喪太常卿安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為桓温司馬

**殷浩**

按晉書浩東郡長平人父美資性介立仕終光祿勳  
浩識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同其出處以

下江左興亡後徵為揚州刺史陳  
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道許之却鑿蔡謨等皆以為不  
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  
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道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  
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道與  
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  
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

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舊覽 却盛按晉書 裴高平金卿

人傳覽經籍躬井龍上吟味不倦為車騎將軍與王道守下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蔡謨按晉書謨陳留考城人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謨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後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畧為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一方量及做不

成朱子曰王道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道若林

說王道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

王道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

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不為策溫之來廢

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其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

做箇一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

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諫脫底王儉耳

安比王儉只是有此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

善乃符堅之不善一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垂秦

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

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獲晉邊便

坐見復復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

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

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帝孝實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

迥等皆死孝實乃獻金爵矣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

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

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

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

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  
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  
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問雅似亦有  
執者曰世間自有一歛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  
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律覽  
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  
和初因見巢兵勢日盛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  
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歸田并造竭忠守正功臣  
進爵梁王和幾遂襲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為子友珪所弒在位六  
年按南宋史徐字仲寶臨沂人為相引為參贊及踐作拜  
不釋卷年十八解褐為秘書郎齊高帝為相引為參贊及踐作拜  
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  
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倚杖之按北史  
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獵經史西魏時為浙陽郡守有政術轉  
晉州刺史移鎮王壁齊神武引眾來政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  
後上策平齊進信大司空上柱國按北史周封西都侯任兼文武及  
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按北史周封西都侯任兼文武及  
物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仕周封西都侯任兼文武及

謝安熟有  
胆畧

文帝命帥兵取蜀以為益州刺史綬輯新邦人夷懷而歸之宣帝  
即位為相州總管及隋文帝將圖襄陽遂謀率兵戰敗自殺  
按宋鑑陳康伯代湯入宣和中進士歷官待制尚書丞典并左  
僕射大學進士封福國公時金人宰兵臨江朝論洵俱使山屹然  
不動指授方畧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及再相制出  
中外鼓譟都人懼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正按北史  
謝金陵王完顏亮乃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幸  
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俱其衆遂至揚州將士殺之在位十  
二年按北史通鑑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  
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洵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  
甚俱安神色不變溫既至自官拜道溫曰安聞諸侯存道守  
坦之流下也何真望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徹之  
與安笑移日却超卧帳中其所言風動帳開安曰郝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按通鑑晉帝奕奕帝母弟桓溫有異圖廢帝為東海王尋  
降為海西縣  
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  
吾有而襄河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

謝安  
方畧  
素定

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安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之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憂及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

晉  
人物  
傑出

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謝安按晉書玄字幼度會稽人少穎悟與才畧特符堅強盛邊境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此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歸百萬詔以玄為前鋒率精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劉牢之按晉書牢之彭城人面紫赤色鬚自驚人而沉毅多計書太元初謝玄鎮廣陽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此府兵敵入畏之肥水之戰按一統志肥水出鳳陽府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桓冲按晉書冲譙國人尋之幼子性漁素有武幹嘗為兄桓所器重乃舉為江州刺史溫鑿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姑孰安符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為憂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拒之冲因嘆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太敵至方將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又且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我聞堅破大勳遂熱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然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 符堅

按晉載記前秦王堅字末固本畧陽臨渭氏人雅之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揆等高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及統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鄴執燕主鮮歸晉武帝時入寇為謝玄所敗未幾謝玄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

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何者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集覽王猛來燕按晉書猛劇人少好孝氣度雅遠隱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一見如平坐若玄德之遇孔明累港尚書左僕射任燕將相宰政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笑曰天何奪吾景畧之速也咸熙事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 桓温

按晉書温誰國人彝之子豪爽有風騷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除琅琊太守永和初為荊州刺史滅滅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為謝安王坦之所抑憤卒

王孟  
三秦  
正秦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生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家傑未  
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益而誰可笑

陶潜

按晉書潜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字宅邊有五柳自稱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

自解歸再起知彭澤縣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鹿束帶見之潜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

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

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廣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充怨切

蹙之病云集覽劉裕將移晉祚晉書恭帝元熙二年朱王裕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

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逃然卒藉漢威秦誅項以擯其憤然後

晉人開事道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八紘九埒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後嘆息不知其心胸面

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

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既見

而其高情逸興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

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

其不然則紀途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儵然清

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

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集覽八紘九埒之好注見前卷

卿瑯人林沛縣人是一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節行顯名當時仕新莽封侯王維按漢書維字陵誥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數第

經俱以名聞開元初崔佳士累官尚書右丞天寶間安祿山入長  
安執維欲殺之因宴疑碧池以其能賦詩獲宥上元初陝卒于家  
諸光義被唐書光義州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  
入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上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  
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致而非  
其安也其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  
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  
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  
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味因言

成詩因味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集覽謝康樂之忠按晉書  
謝靈運襲父爵封康  
樂公世稱謝康樂注見前阮嗣宗之達按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  
尉氏人孺子容貌俊偉志氣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  
濟世志屬天下多故各上少有今者遂飲酣為常司馬昭輔政引  
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將嘗賦咏懷詩八十餘篇元次山之漫按唐  
書元結字次  
山注見前卷

五十四  
超節  
古今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既見其令  
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授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  
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魯幾何時不肯屈於魯  
邴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  
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費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  
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  
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有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謹謂漢

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按北史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即魏道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右及幸其私

第多問異事累官至司徒嘗參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閱其標素諸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謀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街路北人無不忿恙相與譏浩於帝以為其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等罪狀浩伏誅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

子房

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峰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君之安又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隲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

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又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詭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說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推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

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  
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  
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  
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集覽  
按史記桓公仕楚為三閭大夫法見前桓公按晉  
桓公後以功封東鄉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廣州刺史在州  
無事朝暮運百甕以自勵後干王敦謀亂皆有功拜大尉封長沙  
公卒諡曰桓桓按晉書玄字敬道譙國人溫之孽子以恩補太  
子洗馬太元末出為襄興太守尋遷廣州刺史及平殷仲堪揚全  
期詔以為都督八州八郡都軍事山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後  
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顥稱詔來伐玄遂舉兵及入建  
康突安帝為平固王遷于淨陽自稱  
皇帝次手州都護馮遷擊殺之

唐

高祖

按唐鑑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龍封唐  
公隋亂起兵晉陽克長安稱唐王立恭帝尋廢之遂

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安上德王  
後立秦王世民為太子傳位焉自稱太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其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  
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  
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  
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  
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集覽劉武周按  
鷹揚底校尉隋恭帝義寧元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為定  
揚可汗尋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  
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  
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兄據東都竇建德  
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  
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也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

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騫於外果何益哉集覽按隋書密字

法主性多善弄才兼文武開皇中龍父爵蒲山公折節耽學尤好兵書大業初授親

衛天都督非其所好稱侯而歸及楊玄感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

乃據與洛倉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

卿封那國公既而失望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計殺之四世孫按

隋書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郡丞煬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宮監尋

為通守越王侗即位以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

九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降之赦為庶人晉書按

按隋書建德二年南人隋煬帝大業七年裴寂為盜十三年稱長樂

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隋書按通鑑

相深冀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隋書按通鑑

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恭帝義寧元年巴

陵董景琦等叛奉銑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楷稱帝都江

陵四年命將伐梁銑降斬之隋書按通鑑舉蘭州金城人以隋恭

帝義寧初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未幾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

元秦興唐武德初舉死子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計仁果降斬之尊

立代王按隋書恭帝子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室既亂唐公李

淵兵起立有為帝淵為丞相煬帝

在江都遇弒遂禪于唐在位二年

李唐高祖得九錫却是集覽

太宗

按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天下皆世民之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隋父之罪為何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

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城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

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

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潘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禁紂

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

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

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

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事隋代

隋代之罪脅以起兵按通鑑隋場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淵

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私以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

日二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併誅耳

會場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事者執請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

已迫矣宜早定計止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関

中蒙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從之乃

各募起兵○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誦謾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

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則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

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

敬宗以季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集覽誅高德儒之誦謾通鑑

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拔之執即承高德儒數之曰汝指

野鳥為鷹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汝人耳先是有二孔雀自

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鷹將孔

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辭贊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件百段

種學文士及之不忠唐鑑太宗貞觀中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字

文化及從而喜之不巳上正色曰魏徵非勸我遠佞人我未知佞

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上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唐鑑高祖

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

王為之謂封置屬開諸以迄又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唐世有稍

亮姚志蕙李玄道蔡元恭薛元敬顏祖時蘇勗于志寧蘇士長薛

收李中素陸德明化穎等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

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即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合是太宗孫高

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

來所為固是認然當時便廢他不得集覽五王通鑑唐中宗神龍

元年賜敬暉等五人正

爵羅其政事注五王敬暉恒彥  
範張乘之表忽已崔玄暉是也  
○問狄梁公雖後正中宗然義

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

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

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逆遷做到後來許多不

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駕殺

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

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

社稷而誅之集覽  
狄梁公按唐鑑狄仁傑武則天時為宰相封梁

史舉進士來昌初以賢良招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為合蜀二

州刺史武后附求一高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

為格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

漢陽郡王出為襄州刺史卒諡文貞我姬接漢書戚姬定陶人高

帝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為夫人生趙王如意為呂

后所忌惠帝時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  
○問武后

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豈得當

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

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予奪輕重之間不可告于唐家宗廟廢

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

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社稷何必須立中宗

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

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

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禮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

玄宗

按唐書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樂善

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

溺湯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

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在位四十四年



又主  
刑相  
必要  
專

忠臣  
難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  
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  
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  
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采也明皇  
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宗固可  
若加以謗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宗則  
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  
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籍使令知其人曰其人忠某人姦亦未  
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高  
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  
十來年至死乃罷入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

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  
主知奸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倖耳蓋所謂佞倖者  
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  
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幸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  
讎必旦旦而譁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  
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全之  
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  
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  
助之也按唐書姚崇陝州破石人父懿貞觀中雋州都督崇少尚氣節長好學初授濮州司倉參軍累遷鳳閣特即以張易之請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二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梁國公○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風度凝遠武后時為鳳閣舍人遇事有言不顧利害玄宗時拜相務清政刑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中興賢

相景為首補闕按唐書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  
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  
述作多出其手初按唐宦官傳高力士高州良德人馮蓋曾孫  
聖曆初季千里關之以獻武后令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姓高  
開元初帝以其謹密善傳詔令故委任焉凡四方奏請皆先白而  
後進小事得以專決之肅宗時為李輔國所請流四州既而赦還  
見帝遺詔北向慟哭嘔血而死肅宗按唐書體長友人父大智洛  
州司功參軍休舉賢良擢補闕玄宗朝拜黃門侍門為人清直遇  
事輒諫或謂玄宗曰休為相陛下殊疾於舊上曰朕雖病天下  
矣官至太子少師肅宗按唐書高麗人少好學開元初擢中書  
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  
授同中書門下進兼中書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休及休同  
位不合乞歸上授右丞相與休皆罷遷太子太師致仕陳希烈後  
唐書希烈淮西都震侯代宗太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  
代之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二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與元元年降  
位蔡州國師大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  
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  
之致令邊釁開生出萬端痼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按唐鑑肅宗名與更名亨字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  
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王自蜀歸國  
後制於輔國亂生宮  
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  
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  
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  
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子  
子不子豈非後世之木鑿與隼覽裴冕按唐書冕河東縣人調渭  
肅宗至武與杜烏斬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制衣中子人爭  
效之彌僕射中肅宗唐書肅宗名曰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  
且為帝七年改唐為周立為皇嗣九字封相王又十年始  
即位僅三年以太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  
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拚可也

憲宗

按唐書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強盛帝懲  
前代之失在用將相伐叛討逆威令復張淮西既平  
驕侈浸生末年為宦官陳志弘所  
弑一三言樂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

念慈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

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慶

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

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集覽裴慶按唐

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  
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

德之終始  
世人稱之

王珪

按唐書珪郿縣人性沈滄志量純正太宗朝為諫議  
大夫善諫諍廷中後為禮部尚書卒謚曰懿

魏徵

按唐書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朝

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  
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夫徵朕亡一鑑矣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集覽

建成唐書李建成為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  
敗無度所從皆傳從大狹高祖受禪位為

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太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元吉協  
謀傾之不果武德末大白經天見秦分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  
年三十八貞觀  
初追謚隱太子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

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

須莫事建成亦只是胡虜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

魏亦只是直

馬周

按唐書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貧嘗客善詩春秋良  
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迁中書令  
帝嘗以飛白書賜之曰鸞鳳坤霄  
必假羽翼股弦之寄要在忠力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  
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鑿與之出有日不可  
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  
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按唐書遂良錢唐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直  
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人君卒動必書任黃門侍  
郎參綜朝政尋受顯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立將立  
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臣  
陛下笏乞於歸田里後累貶廢州刺史竟以夏卒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諸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  
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未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

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

按唐書仁傑太原人武  
則天時為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  
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  
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  
曰還汝大子去豈嘗姑務柔從以陰華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法  
或不去歸勸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柱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按唐書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又中書  
按萃德多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旁午思  
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  
同平章按為裴延齡所說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

一本於仁義卒謚宣所  
著有奏議翰苑文集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擢擢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詩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筆牋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不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未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太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事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此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儀制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

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揚綰

按唐書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中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朱子曰揚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駟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公重

耶集覽

大臣損音樂成駟御通鑑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揚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

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御甚盛即日省之上存十騎綰相三月卒上痛悼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東萊呂氏曰揚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

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按唐書城定州北平人少好孝無所不通舉進士弟乃去隱中條山與弟皆或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德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為國子同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

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其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女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舉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上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不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

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唐書裴延齡河東人天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制下附上肆其詭譎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故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已得君為心輔政少所降下至縲罵亦臣時人側目及卒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取白麻壞之通鑑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庸人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已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者姑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張巡字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萬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

身計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却人廟祀焉

張巡之才張巡之才陳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首

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

之才

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木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賤賤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維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入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

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

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竊

宗使其弟友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

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

甚人為而致也集賢五胡亂華胡一柱曰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

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原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篡竊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次于馬嵬將士飢

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蓋殺貴妃然後發父老撫道請留上

命太子討無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淑白上上曰天也

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無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

徵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尊馬嵬之命

歲五上乃即位是為肅宗皇帝帝尊上為上皇天帝肅宗使其弟

友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末王陵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潛等

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獬上改走死璘玄宗子肅宗弟

也還武才人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注才人女

官名刺王妃唐書刺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刺

王貞觀初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為后親徵諫止既

而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後壽王妃按唐書楊貴妃小字玉德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蜀州司戶楊玄暎求為女携歸京師進壽王宮册為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妻即將常昭訓女替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此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册為貴妃贈其父兄三姊皆有才色帝乎為嬖封韓魏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貴寵赫然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祿山生日上及妃賜予甚厚及三日召入禁中妃以錦繡裹之使宮人以絲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蓋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頗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既而妃從兄國忠拜相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不信祿山果反率兵犯關帝出奔蜀次馬嵬六軍皆言禍由國忠通帝殺國忠及妃七時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嘗訪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沿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李之徒迭進相毀巧

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五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着可信友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集覽** 李李之徒按唐書牛僧孺鵬人弘之裔弟進士憲宗時也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帥○李德裕注見前卷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感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



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  
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  
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  
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  
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  
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及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  
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家絕哉○石守道  
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

人主  
致治  
之本

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致  
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二者之患  
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  
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  
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  
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集覽武惠妃按唐書曰武惠妃  
後止之女美姿容善音  
律開元初鼓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  
后發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禮諫而止開元末薨追謚貞  
順皇○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及害仁也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  
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

其推漢文乎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扛不過又立恭帝假接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其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內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

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文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其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常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集覽 玄宗誅韋氏有功通鑑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皇后常氏弒

睿帝欲立宋王成器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大

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

○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

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漢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

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

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其嘗說唐

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真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

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

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

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悟然不為若唐之信昭也這

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蔗

日呼由令致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畫引得忠賢布列在內

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

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

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其甚麼

時節或云從那時宜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

節真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

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牧鄭颯而未牧曹節王甫侯覽若一

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穎而未誅曹

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集覽唐昭按唐鑑

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一十二歲故出臣下威令不行藩鎮強

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繼奔

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注見前與小黃門啗果食度唐書昭宗

光化三年中尉李述出上於少陽院

日與小黃門啗果食度

日而已呼田令夜為阿父通盜唐僖宗乾符元年官者田後有  
寵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獲解為阿父  
單超徐璜按漢書趙橫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按漢書讓忠靈獻  
時宦者曹節王甫侯覽按漢書節甫覽桓帝時宦者陽球按漢書  
球漁陽泉州人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遷司諫校尉侍中常侍王甫  
等奸虐弄權扇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盡誅之段穎按漢書穎  
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  
古學舉孝廉為司諫校尉與皇用規張負並顯多於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  
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并  
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  
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  
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  
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  
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必寬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

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汗寒淺也集覽

天康之亂被外經  
夏王太康啓之子

逸書滅德敗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距于河弗得歸失國而崩在  
位二十九年晉書景帝為太子時晁錯為家令得  
幸太子家跡為智囊注王初客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囊若  
事囊之盛物也開博望必寬客必記漢武帝為戾太子築博望苑  
使用賓客義取  
廣博以明望也

高祖  
王器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  
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不得本是唐

真千  
古英  
雄之  
將

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  
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  
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光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  
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  
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見容於漢高也○問

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  
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  
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  
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  
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  
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羽具既多便有相  
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  
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集覽  
侯君集按唐鑑君集涇州三水人少以雄才見稱及壯後從太宗  
征伐有功封駱國公李靖討吐谷渾為績石道行軍總管進  
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歸於  
百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王安招  
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屬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譽  
初被賓客方術之士幾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之有

七制

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新淮南子  
○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  
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上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  
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  
耳太宗只是削平滌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  
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  
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  
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  
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集覽  
宣宗按唐鑑宣宗名怡更名悅憲宗  
第十三子武宗子幼怡以大叔即位  
裁決庶務成當於理恭謹前使惠民愛物故太中之政人思恭之  
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武宗名纘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時  
宦惟謀獨斷專任李德裕削平  
亂唐之威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賢大夫宗識見固圖而將

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謹密  
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卷六十二



所入  
圖  
書